



巨匠丛书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

主编/赵德明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赵德明 李德明 蒋宗曹 尹承东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5

(吉)版权登字 07—1996—82 号

“巨匠丛书”第三部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之五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HU LI YA YI MA YU ZUO JIA

中文版权所有©—1996.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Tim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版权由西班牙卡门·巴塞斯版权公司通过译者授予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LA TIA JULIA Y EL ESCRIBIDOR

作 者：〔秘鲁—西班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译 者：赵德明 李德明 蒋宗曹 尹承东

责任编辑：安春海

版式设计：安 然

封面设计：章桂征

责任校对：王文季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275 千

印张：12.125

印数：5 000 册

版次：1996 年 1 月第一版

印次：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5387-1023-X/I·980

定价：18.00 元

巨匠丛书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许华应

副主任:许 翔 郭俊峰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金亭 安春海 许华应 许 翔

张四季 林晓林 逢春耕 赵 岩

郭俊峰 章桂征

策 划:安春海

恩恩怨怨乃人生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译序

尹承东

自 70 年代至今,拉美文学的翻译研究事业在我国可谓一直是热火朝天,欣欣向荣,各国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几乎接二连三地都被介绍过来,继之出版拉美两位最具权威的当代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一事也便提到日程上来。在经过数年的酝酿之后,有胆有识的时代文艺出版社捷足先登,力拔头筹,首先将巴尔加斯·略萨全集列入他们的《巨匠丛书》,又聘请了我国对略萨研究颇深、同略萨有广泛接触的著名西班牙文文学翻译家和评论家赵德明先生为主编,赵教授又组织了一个强大的翻译阵容,准备将这一宏大的文学工程于 1997 年完成,这实在是一件可庆可贺之事。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于 1977 年,1978 年即在法国被评为最佳外国文学作品。全书以巴尔加斯·略萨与姨妈胡利娅恋爱的故事做主

2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线，描写了这位作家青年时期的生活。

1936年3月28日，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出生于秘鲁的阿雷基帕市。1950年至1952年曾在半军事性的莱昂西奥·普拉多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考入利马圣马科斯大学。就在此时他与舅妈的妹妹胡利娅相识。胡利娅是玻利维亚人，时年32岁。她由于不能生育而遭到丈夫的嫌弃，并终于导致离婚，因此来到秘鲁姐夫家暂住，以排遣忧闷。哪知道她一到利马，一些老朽鳏夫便前来求婚。为了摆脱这些厚颜无耻的纠缠，她就经常请巴尔加斯·略萨陪同外出。不料，天长日久，两人之间竟然产生了纯真的爱情。已非妙龄的胡利娅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她与年方18岁的巴尔加斯·略萨热烈又真挚地相爱起来。但是，这种情形终于被他们双方的亲友所获悉，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纷纷表示这是“大逆不道”，“会断送略萨的前程”；并且十万火急地把情况报告给略萨在美国经商的父母。这二人立即回电说：“近日内即回利马面商。”为此，十几位亲戚赶忙召开家族会议，决定敦促胡利娅马上离开秘鲁，略萨也必须改邪归正，好好读书。面对着这巨大的压力，略萨不但不低头，反而提出立即与胡利娅结婚。他们在好友哈维尔和表妹南希等人的帮助下，取得了必要的证件，秘密逃到外地。他们买通了地方官员，办理了结婚手续，用既成事实迎接父母的到来。略萨的父亲是个性格暴躁的人。他一回到利马，听说儿子已经逃走了，就火冒三丈地派人给略萨捎去最后通牒，命令他让胡利娅在48小时内离境，否则要采取强制性措施。胡利娅为了爱人不受到伤害，决定暂时去智利避避风头。经妻子和朋友的一再劝说，略萨终于同意胡利娅出国。妻子走后，顽强的略萨一方面拚命工作以筹划胡利娅将来回利马时的生活费用，一方面又积极通过母亲去父亲那里疏通。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

终于直接向父亲提出自己可以独立谋生，并且不会影响取得学位，希望能与妻子团聚。他父亲见木已成舟，只好默许。至此，依靠坚持不懈的奋斗，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与上面恋爱故事平行展开的同时，作者还叙述了玻利维亚戏剧家彼德罗·卡玛乔的悲惨遭遇。

彼德罗·卡玛乔原来在玻利维亚为电台编写广播剧，他的作品颇受听众欢迎，但因收入微薄，难以维持生计。这时秘鲁泛美电台的老板便趁机将他拉到利马工作。卡玛乔虽然为人孤僻，落落寡合，但是才华出众，文笔高超。他编写和导演的广播剧绘声绘色，脍炙人口，剧中的故事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为此，电台的收入也扶摇直上，老板当然喜笑颜开。所以卡玛乔的工作量也在迅速增加，每日长达十三个小时之多。终于，他由于长期得不到休息，积劳成疾，不幸病倒。老板一见摇钱树已榨干，便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一推了之。卡玛乔在疯人院里险些丧命，靠着妻子卖淫，方才死里逃生，但是出院后，已经成了废人。从卡玛乔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秘鲁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最早的作品为《首领们》和《幼崽》，成名作为《城市与狗》，自从后者轰动西方文坛后，至今已发表了20余部作品。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三部分：一、长篇小说：《绿房子》、《潘上尉与劳军女郎》、《酒吧长谈》、《世界末日之战》、《狂人玛伊塔》、《叙事人》、《谁是杀人犯》、《利图马在安第斯山》和《继母颂》等；二、戏剧：《达克纳小姐》、《凯蒂与河马》、《琼卡》和《阳台上的疯子》等；三、文论：《顶风破浪》、《谎言中的真实》、《永远纵欲：评包法利夫人》和《向自由挑战》等。1994年略萨还发表了长篇回忆录《水中鱼》。

4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巴尔加斯·略萨是一位政治性很强的作家，其作品大都以社会政治生活为题材，特别是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作者常常以尖锐辛辣的文笔对军事独裁政权、反动教会和资产阶级政客作彻底的揭露。他认为目前这个腐朽和黑暗的社会好比一条毒龙，军事独裁、反动教会和流氓政客就是这条毒龙头上的三张血盆大口，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吃人，吃人，吃人！所以文学的任务就是向它们开战；因此一些拉丁美洲的文学评论家认为巴尔加斯·略萨很好地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但是，从艺术创作手法上看，这位拉丁美洲作家显然接受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诸如意识流和黑色幽默，这反映在略萨对小说结构的安排上。他的每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各有特色，绝不雷同。所以文学评论界又称巴尔加斯·略萨是“结构现实主义的大师”。在《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一书的结构安排上，作者很是花费了一番心血。比如，在本书单数各章里，（全书一共20章），介绍了略萨与胡利娅的恋爱故事，同时为了表现那个毒龙般的社会如何吃人，作者颇具匠心地安排了剧作家彼德罗·卡玛乔的兴衰史；而在双数各章里（除第二十章以外），竟然又各章独立，潇潇洒洒地作起短篇小说来，其故事情节与单数各章的长篇小说全无直接关联，如第二章讲了一个婚礼上被揭出的丑闻；第四章讲了一个警长夜间巡逻的故事；第六章讲了一桩强奸幼女案；第八章讲了一个靠灭绝老鼠发家致富的公司老板如何受到妻子儿女的唾弃；第十章讲了药品推销员马罗金由于车祸而引起的精神分裂；如此等等。在双数章中，作者故意使人物混乱，以表明卡玛乔这个剧作家由于精神错乱，其作品已经颠倒混乱到了何种程度。像这样把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交叉安排在一部作品里的手法，即使在欧美小说中也是罕见的。作者为什么这样做？读完全书后我们方能品尝出它的味道：双数各章的短篇

故事是一幅幅社会风情画，将它们连贯起来看，便构成一个多层次的社会舞台，而长篇故事中的主人翁就是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一幕幕绘声绘色动人心弦的活剧的。

这部作品之所以受欢迎，除了其在中国鲜为人知的高超的结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外，更重要的是作家以细腻的笔触把他同姨妈胡利娅的罗曼史写得栩栩如生，感人肺腑，读者只需读上几页，便会拍案叫绝，再也难以放下。且越是读下去，越会被故事所吸引，非一气终卷不可。

说到巴尔加斯·略萨和姨妈胡利娅·乌尔吉蒂·伊利亚内斯的关系，除了略萨写的这部《胡利娅姨妈和作家》外，还有另外的一部故事，这就是胡利娅姨妈本人于1983年发表的《小巴尔加斯·略萨没有说的话》。

事情是这样的：胡利娅在收到巴尔加斯·略萨寄给她的赠书《胡利娅姨妈与作家》时大为震惊，她认为夫妇之间的私生活是神圣的，不宜在世人面前披露，但由于考虑到那是一部文学作品，又念及旧情，书上还有“献给胡利娅·乌尔吉蒂·伊利亚内斯”的题词，便没有说什么。然而这部小说后来竟改编成了电视剧，先是在哥伦比亚，继而是在拉美许多国家播映，胡利娅认为不少情节与事实不符，自己的形象受到了污损，于是再也无法忍耐，便写了这部书作为回答。

当然，从文学的角度讲，尽管这部被玻利维亚评论界称之为“空前的见证文学的小说”不愧为妙趣横生的杰作，但它同驰誉世界的文学大师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是无法抗衡的。然而，就其社会影响而论，它却比略萨的作品毫不逊色。这正如胡利娅本人所说的：“我不想创作一部当代文学名著，而只想做一个真诚的女人，把我同马里奥一起度过的开始是天堂般的、后

来是地狱般的日子如实地讲出来，我什么都不想隐瞒，我要道出马里奥过去的全部实情，把几乎流传整个美洲大陆的电视剧中庸俗化了的東西全部纠正过来。”

的确，《小巴尔加斯·略萨没有说的话》至少是对《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的全面详尽的补充。这部作品不仅以清丽质朴的笔墨把他们的爱情故事写得更加凄婉曲折，催人泪下，使人从多个方面了解爱情的真谛，而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巴尔加斯·略萨的资料。作品从略萨的童年写起，写到他在读军事学校和大学时文学天赋的显露，写到他在西班牙留学时由于读骑士小说而萌发了当作家的念头，写到他破釜沉舟去巴黎从事文学生涯，写到如何写出成名作《城市与狗》，写到他同阿根廷文学大师胡利奥·科塔萨尔、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深厚友谊，直至写到他于巴黎在世界文坛上崭露头角。总之，它清晰地展现了巴尔加斯·略萨1964年以前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

此书中文本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想读者在读《胡利娅姨妈与作家》时找来一读亦会不无裨益。

献给：

胡利娅·乌尔吉蒂·伊利亚内斯

第一章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很年轻，和外祖父、外祖母同住在米拉弗洛雷斯区奥恰兰大街的一幢白墙壁的别墅里。为了日后得以依靠自由职业为生，我正在圣马尔科斯大学攻读法律实际上我更向往的是成为一个作家。当时我还从事着一项头衔响亮、工资微薄但是有利可图、工作时间可以由我自己支配的工作：泛美电台新闻部主任。我的任务是吧报纸上有关的新闻剪下来，稍加润色，编成广播新闻稿。我手下的编辑是一名头发抹得油亮、热衷于各种天灾人祸消息的小伙子，名叫帕斯库亚尔。新闻每隔一小时播送一次，每次一分钟；只有中午十二点和晚上九点连续播送十五分钟。但是我们总是一下子准备好几份新闻稿，这样，我就可以上街好好逛逛，在科尔梅纳大街的咖啡馆里坐坐，有时去上几节课，或者到中央电台的办公室去串串门，那里要比我的办公室热闹些。

这两家广播电台同属一位主人，互为邻居，都坐落在贝伦大街上，离圣马丁广场很近。这两家电台毫无相似之处，倒是更像那种天生的悲剧姐妹，一个娇媚无比，另一个满身疮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泛美电台占据着一幢崭新的楼房的第二层和

楼顶的平台；这里的工作人员个个雄心勃勃，颇为时髦，以年轻和华贵而自负。尽管播音员不是阿根廷人（关于这一点，彼德罗·卡玛乔可能已经向你们说过），但也称得上是银嗓子。泛美电台播放很多音乐节目，大量的是爵士音乐和摇摆舞，也有一点古典音乐；泛美电台的电波总是在利马首先播出纽约和欧洲的最新成就，但是它也并不轻视拉美音乐，虽然这种音乐总是有点掺假；泛美电台对于民族音乐则十分谨慎，最多播送一点华尔兹舞曲。也有一些知识性的节目，如《往事回忆》、《国际时事述评》之类；甚至在轻松愉快的节目中，也要插进《问答比赛》和《荣誉的跳板》。这种不致过分落入俗套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由帕斯库亚尔和我主持的那个新闻部足以证明泛美电台对文化的重视，这个新闻部设在用木板搭在楼顶平台上的一个阁楼里，从那里可以眺望大街上的垃圾堆和利马市内楼房顶上的柏木窗。登上这个阁楼要乘电梯，电梯有个令人讨厌的毛病：没到地方，门便开了。

中央电台则相反，他们挤在一所老式住宅里，那里院落套院落，夹道通夹道；只要一听那些播音员毫无忌讳的满嘴俚语，就能了解它那五光十色、平民大众化的特色和强烈的地方气息。这家电台很少播送新闻；它的女王和主宰者是秘鲁音乐，包括安第斯音乐；剧院的印第安歌手经常光临电台参加实况演出；播音前几个小时，听众便人山人海地聚集在门口等候。此外，热带音乐、墨西哥音乐、布宜诺斯艾利斯音乐也大量地从它的电波里传出去。它的节目很简单，缺乏想象力，但是收效很好，如：电话订货，诞辰小夜曲，喜剧演员的街谈巷议，唱片和电影，但是，据各方面调查，它的脍炙人口的大菜却是广播剧，这个节目使它牢牢地拥有了广大听众。

他们每天至少要播送五六个广播剧。在播音时，我偷偷观

看那些演员，觉得非常开心。他们化装成衰老、饥饿、衣衫褴褛的男女，他们那清新悦耳、动人心弦、充满青春活力的嗓音，同他们苍老的面孔、难看的嘴唇和无神的眼睛形成了可怕的对照。“有朝一日秘鲁把电视台安装起来，他们除了自杀，别无他路。”小赫纳罗隔着播音室玻璃，指着那些演员预言道。他们像在一个大鱼缸里，手捧剧本，围在话筒的四周，一切就绪，准备开播《阿尔维阿家族》的第二十四章。说实在的，那些听了卢西亚诺·潘多的播音而伤心落泪的家庭主妇们，如果看到他佝偻的身体和斜视的目光，会感到多么失望啊！那些被何塞菲娜·桑切斯抑扬顿挫的声调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的退休老人们，假如看到她肥胖的下巴、浓密的髭须、扇风大耳和青筋饱绽的样子，又该多么扫兴呀！但是，电视传到秘鲁的日子还遥远得很，因此，这群广播剧动物赖以生存的条件看来暂时还是有恃无恐的。

我一直好奇地想知道，是谁人的手笔创作了这些使我外祖母愉快地消磨着下午时光的广播剧；当我去拜访劳拉姨妈、奥尔加舅妈、加比舅妈时，或者在人数众多的表姐表妹们家中做客时，我常常听到他们提到这些故事。（我们这个家族有按照圣经宗旨办事的传统，住在米拉弗洛雷斯区，彼此十分团结。）我怀疑这些广播剧是进口货；但是，当我知道赫纳罗父子既不是从墨西哥，也不是从阿根廷，而是从古巴购进这些剧本的时候，我惊讶不已。原来那是CMQ的产品；CMQ是高瓦尔·麦斯特雷统治下广播电视帝国的一块地盘。麦斯特雷是个满头银发的绅士。有一次他路过利马时我见过他。那一次，他由赫纳罗父子殷勤地护送着，在大家尊敬的目光注视下穿过泛美电台的走廊。由于我那么多次听到电台的播音员、导演和技师谈到古巴的CMQ（CMQ对他们来说，就好像当时的好莱坞对于电影演

员那样，颇有些神奇色彩），有一次我和哈维尔在布兰萨咖啡馆喝咖啡的时候，竟然漫无边际地遐想起来：在那遥远的哈瓦那，满城棕榈，有着天堂般的海滩，枪手横行，游人遍地，在高瓦尔·麦斯特雷的城堡设有空调装置的办公室里，那支多才多艺的创作大军通过无声的电传打字机，每天八小时大概要编造出无数的通奸、自杀、恋爱、决斗、继承遗产、信奉上帝和行凶犯罪的奇闻轶事，然后从这座安德列斯岛向拉丁美洲播送；通过像卢西亚诺·潘多和何塞菲娜·桑切斯这样的播音员，使各国的祖母、姑母、姨妈、堂表姐妹和退休职工怀着幻想度过每天下午的时光。

小赫纳罗是通过电报论斤购进（或者确切地说，是CMQ卖出）广播剧的脚本的。这是一天下午，当我问及在播音前，他、他的兄弟或者父亲是否仔细审阅过这些脚本时，他惊愕了一下，才亲口告诉我这事的。他反问我：“难道你能看完七十公斤重的脚本吗？”同时谦恭地望着我。自从他在《商报》星期天副刊上看到我的一篇小说之后，便授予我才子的称号，并按照这种身分对待我。“你想想这要花多少时间？一个月？两个月？谁能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去读一出广播剧呢？那我们就让它去碰运气吧。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神奇的上帝一直在保佑我们。”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小赫纳罗通过出版代理商，或者同行友好，调查有多少个国家购买过CMQ所提供的广播剧本和广播剧的播音效果；如果情况不允许，那就只好根据题目决定，或者就简单地像押宝那样买下来。这些脚本之所以论斤出售，是因为这是一种比按页码或字数较少欺骗的方式，也就是说，是唯一可以核定的方式。哈维尔说：“当然喽，如果没有时间去阅读，就更没有时间去数字数了。”一部有六十八公斤三十克重的小说，其售价要像牛肉、奶油、鸡蛋那样由磅秤来确定，这种情形深深刺

激了他。

但是，这套办法也给赫纳罗父子造成了不少麻烦。因为稿本里面充塞了大量的古巴方言。每次播出前几分钟，卢西亚诺和何塞菲娜，还有他们的同事，只得自己动手尽可能把它译成秘鲁话（每次都译得很糟）。另外，一捆捆打字稿有时在从哈瓦那运往利马途中，在船舱里或飞机上，或者是经过海关时，会受到种种破损；整章整章地遗失掉；潮气把字迹弄得模糊难辨；被抛进中央台的仓库之后，还要被老鼠啃咬一通。由于老赫纳罗在播音前才分发剧本，上述情况总是在最后一刻钟才被发现，结果情况十分狼狈，而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跳过丢失的章节，昧着良心办事。如果情况更严重的话，就让卢西亚诺·潘多或何塞菲娜·桑切斯病休一天，这样便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不露很多形迹地修补、复苏或恰到好处地删掉那失掉的几克乃至几公斤的底稿。此外，由于CMQ收费很高，所以当小赫纳罗发现彼德罗·卡玛乔具有非凡的才华时，自然感到乐不可支了。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他是在哪一天对我谈到无线电播音问题的，因为就在同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胡利娅姨妈。她是我舅舅鲁乔的小姨子，是前一天夜里从玻利维亚来的。她刚刚离了婚，是来此休息调养，恢复那不幸的婚姻给她造成的创伤。“实际上，她是来另找丈夫的。”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亲戚中最饶舌的奥尔滕西娅姨妈这样说。那时我每个星期四都在鲁乔舅舅和奥尔加舅妈家里吃午饭。那天中午，我到那里的时候，看见他们全家仍然身着睡衣，吃着辣子香肠，喝着冰镇啤酒，在恢复那一夜的睡眠不足。前一天晚上，他们跟那位刚到的女人一直聊到黎明时分方才就寝；三个人喝光了一瓶威士忌，他们都觉得头疼；我舅舅鲁乔抱怨说，他办公室的人大概要闹翻天了；我舅妈奥尔加说，不是星期六却睡晚了，实